

试析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 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

李小军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关键词] 美国; 中国; 东南亚; 力量崛起; 政策评估

[摘要] 美国认为中国谋求实现“主宰”东南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战略目标, 在于建立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弱化美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中国正在努力冲破美国布置的战略藩篱, 精心构筑在东南亚的战略领地; 东南亚国家普遍将中国看作是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但在双方关系中仍存在一些“强烈关注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提升很快, 但不会对美国有实质性威胁, 而且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2)03-0038-07

Security Assess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s Power Rise in Southeast Asia

Li Xiao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Keywords: USA; China; Southeast Asia; Power Rise; Policy Assessment

Abstract: The US believes that China seeks to make control on the economic order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a. By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dollar, China has a bigger ambition to establish a dominant position of Renminbi in this area. China is breaking through the strategic barrier that is arranged by the US to establish its strategic territory in this are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usually regard China as the engin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tremendous concerns” which are urgently awaiting to be solved. China's soft power is rising quickly in this area, but it doesn't make substantive threat to the US. Moreover, it will be limited b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actors.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动向引起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 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专注国内事务向关注地区与全球事务转变, 谋求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领导权。美国认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在日益扩大, 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更大。中国通过与东南亚国家频繁的外交访问, 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扩大对东南亚地区欠

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 消除分歧, 倡导互惠的双边安全合作,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尊重。

当然, 美国更为关注的是所谓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 给其带来的安全挑战, 从而引起了激烈争论。“中国威胁论” 的鼓吹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东南亚的“苦心经营” 是为了谋取地区霸权, 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是一种“零和博弈” (zero sum)。有一种类似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

[收稿日期] 2011-07-21

[作者简介] 李小军, 博士,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悲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摆脱不了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窠臼，必然会挑战和损害美国在全球体系和亚洲稳定中的主导地位^[1]。还有人认为中国梦想重建自己的“天朝帝国”，将亚洲邻国分割为诸侯国，战略触角延伸到亚洲的绝大多数地方^[2]。但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战略家却坚持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虽然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和挑战，但总体上是可控的，美国要想法将中国整合进国际规范和机制，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一种建设性的角色^[3]。

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之所以在美国引起激烈辩论，在于部分学者批评中国在东南亚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与美国的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度被形容是“没有战略的政策”（a policy without a strategy）^[4]。“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本文尝试从多角度解析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和战略研判。

一 中国是“主导”还是“主宰”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美国没有明确提出东南亚战略，东南亚战略渗透在其亚太战略中，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地区不但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庞大新兴市场。美国对中国与东南亚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表示“忧虑”。据统计，1995年至200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年均增长19%；2002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548亿美元，相比2001年增长了31.8%^[5]。此后，双方的贸易量继续攀升，2003年达到了780亿美元^[6]。2004年则会超过1000亿美元^[7]。从总体上看，在双边的贸易中东南亚受惠更大，东南亚在总体上对中国保持着每年至少8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8]，因而众多东南亚国家都欢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allah Ahmad Badawi）就曾指出，当今的中国是繁荣规则的制定者。东南亚应抓住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任何机遇，这对东南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9]。

在美国看来，中国和东南亚双边贸易的大发展，以及开始加速推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中国谋求“主宰”东南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战略目的。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迈出了重要步伐。为了增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信心，双方达成了“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rogram）^①，在一些互补性比较强的产品上先行降税和开发市场。东南亚国家将该计划视为是“中国的很大让步”^[10]。中国政府为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沟通，打算在2010年建立一个囊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文莱，2015年进一步整合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这一设想实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至106亿美元，增长55.1%，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也将猛升到130亿美元，增长48%^[11]。届时双方的贸易总量将达到1.2万亿美元^[12]。

美国认为中国更大的抱负是建立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不但挑战日本在亚洲新货币协定创建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且会弱化美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但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且向泰国政府提供了1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由衷拥戴。出于对中国货币霸权的担忧，美国在200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上，鼓动亚洲盟国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中国政府承诺将实施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并在次年的APEC峰会上宣布建立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sia-Pacifi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FDC）^②，推动亚太地区财经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AFDC的建立不仅表明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机制化，而且意味着活动覆盖面的延伸和扩大。

美国注意到，在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已开展了一系列排除美国影响力的地区性货币协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认识到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

① 早期收获一揽子交易（Early Harvest Package）在2002年9月中国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原则商定并纳入FACEC，涉及对一些货物（主要是农产品）关税的迅速减让，自FACEC生效第二年7月1日起3年内生效。

②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sia-Pacifi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FDC）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总部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北京设有分部。该组织的前身是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APE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FDP），是我国于2001年在APEC财长会议机制下发起设立的APEC倡议活动，旨在通过举办培训、组织论坛和开展研究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APEC地区各经济体在金融和发展领域的机构能力建设。

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有效途径。文莱、印尼、日本、菲律宾、泰国与越南等国相互交换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数据。东盟也谋求对支付平衡、汇率机制和国外借款水平等建立一种早期预警系统。其中《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协议的目的是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扩大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二是建立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互换协议。日本与泰国、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就进行过货币互换;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之间也进行过货币互换。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为了保持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在2003年与包括5个东盟国家在内的众多亚太国家创建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13]。2004年12月,亚洲债券基金二期启动,总额近20亿美元^[14]。

中国会同亚太国家启动的一系列地区货币协议,引起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疑虑和警惕。美国占主导地位的IMF一直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金融发展为己任,不乐于看见一个作用相似的组织的出现。IMF更担心的是亚洲债券基金发展成为亚洲货币基金(AMF),这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与东盟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取得的这些进展会强化一种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人的事务亚洲人做主,亚洲不一定需要美国参与”的意识。虽然从目前来看,日本在发展亚洲新货币协定方面扮演了领导地位,但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当中国采取措施促使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人民币将会发展成为主导性地区货币。有一种观点更能代表美国在该问题上的焦虑感,该观点认为日本的银行业和债务危机使日元“不太适合作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工具”,而且在一个中国主导的贸易体制中,美元也难以保持主导地位^[15]。

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建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已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虽然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同东南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并且在建设亚洲货币方面占据领导权,但这并不能弥补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影响下降的现实。美国虽然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双方的贸易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美国一些人忧虑的是,

如果美国继续麻木不仁地坐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坐大,不关注和不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去赢得东南亚国家的好感,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失去东南亚地区的关键贸易伙伴的地位。

二 中国在东南亚正谋求排挤美国吗?

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安全领域虽没有像在经济领域那样咄咄逼人,但仍然给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带来重大挑战。中国的力量崛起已是一个全球性事件,这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和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曾警告说,“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的潜能可能会增加。”^[1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1年12月18日发表的《2015年的全球趋势》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东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把中国视为“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的潜在战略对手”^[17]。兰德公司把中国描绘为“对美国 and 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18]。鉴于此,美国为了确保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将努力防范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一个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竞争对手,而中国无疑是防范的重点。美国认定南下是中国最佳也是唯一道路,中国冲出亚洲、走向全球则必须首要通过东南亚向南发展,尔后向两洋进军。所以欲遏制中国,则必然要在东南亚建立一道屏障阻止中国南下^[19]。

但令美国不安的是,中国不但在努力冲破美国布置的战略藩篱,而且在精心构筑自己的战略领地。中国的新安全观就主张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邻国发展密切关系。2002年,中国同越南签署了首个边界协议,在边界地区合作进行了清雷行动,两国的边界贸易也迅速上升到了40亿元人民币^[20]。2004年,中国与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的东盟成员国举行安全政策会议,双方讨论了未来地区安全中一系列潜在的挑战和威胁,并达成了广泛共识^[21]。中国政府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有利于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核裁军进程,增进有关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因此中国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题达成一致,并期待其早日开放供签署。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南中国海是一个有众多行为体利益博弈的地

方：北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西边是越南，南边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东边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国家大量蚕食南海岛屿的情况下，中国于 1987 年在南沙建立了观察站，中国人大也在 1992 年通过一部法律，宣布对整个南沙拥有主权。此后，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岛屿的控制权方面也多次发生冲突。为限制东南亚国家掠夺南海资源，中国也一直拒绝签署多边行为准则。但为了限制美国等国家染指南海问题和避免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中国于 2002 年原则上同意对南海进行共同开发。在 2004 年 11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一个旨在解决共同开发问题的高层次工作组。中国的这些努力表明，即使与东南亚国家存在领海冲突，但中国都在竭力避免南海冲突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22]。

三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力量的崛起到底持何态度？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把中国崛起看作是一个巨大威胁和挑战，那么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力量在该地区的崛起呢？美国很清楚，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早期，东南亚国家不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在亚洲意欲从事军事扩张的对手，而且是一个支持本地区共产主义暴动的意识形态敌人。美国正是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这种疑惧和担忧，在冷战期间竭力挑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交恶，构筑防御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壁垒。

冷战后，美国发现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虽然东南亚国家在如何看待本地区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观点迥异，但在战略上却将中国崛起视为一个伴随安全挑战的巨大机遇，而非严重威胁^[23]。原东盟秘书长鲁道夫·塞贝里诺（Rodolfo Severino）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竞争性伙伴”（partners in competition）^[24]。在经济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国家普遍将中国看作是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01 年 10 月，“东盟—中国经济合作专家组”（ASEAN-China Expert Group）在其提交的报告中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为东南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专家组建议东盟和中国在 21 世纪应形成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从而促进双方经济的一体化。为此，专家组力主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ACFTA），认为 ACFTA 将会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和未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在安全方面，冷战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安全互信机制，使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国际行为更为乐观。东南亚国家也非常乐见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欧会议”（ASEM）中扮演的经济角色，并通过这些多边机制强化与中国的密切合作。

尽管如此，美国认为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强烈关注问题”（tremendous concerns）亟待解决，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和担心也不会完全消除，美国应利用这些矛盾在双方关系中打入楔子，恢复和增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认为，南海的领土争端无疑是刺激东南亚敏感神经的重要因素。东南亚国家虽然对当前的双边关系较乐观，但中国全国人大 1992 年通过《领海法》和 1994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美济礁（Mischief Reef）却曾引起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关注”。中国的这些行动被认为是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执行“蚕食宣言”（creeping assertiveness）的政策信号^[25]。菲律宾前国防部长就把中国军队进驻美济礁及其军事设施建设看作是中国正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执行“蚕食入侵”（creeping invasion）计划的标志^[26]。虽然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南海行为协议，但东南亚对中国的戒心不会轻易消除。

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的最大利害方虽然是中、美、台三边，但台海关系的不确定性却是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心的。东南亚地区的多数华侨华人会对台湾有一种同情心，台湾在东南亚地区也有投资和贸易，双方的经济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迫于中国大陆的外交压力和基于更大利益的考虑，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一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外交垄断权，会对东南亚国家与台湾开展的官方关系给予惩罚^①。东南亚正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走跷跷板：同大陆保持正式的外交

^① 2004 年 7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台湾，中国大陆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宣布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新加坡的访问，其他的一些政府间会谈也被取消。

关系以确保经济和安全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同台湾在商业、金融和旅游等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东南亚国家最为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当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冲突时,中国会号召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自己建立同盟,这样不但会引起台湾对东南亚的不满,而且会让东南亚国家再次疑惧华人对居住国的政治忠诚度;二是台海争端演变为暴力甚至战争,这就迫使东南亚国家在两者之间做出痛苦抉择,这是东南亚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①。

美国注意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些非传统安全方面的矛盾也在日益凸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湄公河开发上的争端。湄公河 20% 的水量来自中国,枯水季节这一数字会上升到 70%。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大坝开发对下游的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产生了消极影响。有报道说,2004 年湄公河的低水位对东南亚下游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玉米产量产生了严重影响,其中柬埔寨的捕鱼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50%^[27]。据说湄公河委员会与中国交涉了上游大坝建设问题,但中国不但不愿意参与委员会,而且也漠视邻国的关切^[28]。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迈克·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发表《中国的水坝把湄公河变成不和之水》一文批评中国,指责中国主导和控制着湄公河水源,没有咨询邻邦的意见^[29]。实际上,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南亚国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是友好协商的。西方社会这种过于关注背后的意图耐人寻味。

四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削弱美国影响力了吗?

在冷战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美国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的现代化。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界和学界开始日益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因为“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国家权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不断下降,软权力的重要性开始上升”^[30]。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决拒绝人民币贬值,并向部分东南亚国家提供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金融援助,赢得了东南亚国

家的广泛赞誉,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美国将中国的这一负责任举动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拓展软实力的标志。美国学界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崛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已得到迅速提升。在美国看来,中国虽然不奢望在短期内成为主导东南亚事务的地区超级大国,但也反对诸如美国这样的外部大国对东南亚事务进行操控。中国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其中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双边关系,让东南亚国家充分了解中国崛起的和平意图,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地区意图的疑虑,防止东南亚出现反中国联盟,这是中国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大胆和建设性的行为,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频繁的高层接触,将自身融合到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包括发起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以及成为首个签订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大国。中国在东南亚主张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双边关系发展中的“双赢”原则,从而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和好感。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将其形象从意识形态煽动分子成功转变为受欢迎的、和平繁荣的务实伙伴。中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可信赖的伙伴,而美国的形象和可信度却大幅下滑。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还将继续上升。

第二,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拓展采取了独特和富有魅力的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拓展主要采用经济杠杆、国家形象以及从非物质的、理念的和文化的提升中来提升自身利益。与美国的援助不同,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通常不附带诸如民主改革、开放市场这样的政治条件,从而赢得了东南亚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中国非常成功地将高层软权力(资助政界人物到中国学习)和低层软权力(利用贸易手段安抚民众)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不断增加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预算,开展了多层次的公共外交,强化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国通过这种富有魅力的柔性手段和方法,推动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观念的转变,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不会对美国

^① 1996 年,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东南亚国家将这种导弹试射看作是中国在台海地区进行军事实力的“傲慢展示”(arrogant display),是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次公开展示。请参阅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p. 100.

有实质性威胁。美国学界特别关注中国软实力崛起对美国在东南亚利益的影响。在美国学者看来,随着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崛起,出于“大国政治悲剧”的考虑,不能排除中国对美国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必须审慎地保持适当的军事力量和压力来防御和平衡来自中国的挑战。同时,也有研究组织认为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并非直接针对美国。2009年3月,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台的《中国软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两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报告中,虽然承认和正视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和崛起,但并不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在能源、健康、农业和维和等领域展开更多合作,共同创造更多的全球公共物品。

第四,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仍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美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难题积重难返,在较长时间内将集中解决国内经济不平等、政治转型压力和社会不稳定问题,中国还无暇过于关注自己在全球的表现。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主要还是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稳定、祥和的周边安全环境,这决定了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仍具有防御性和被动反应的特点,进攻性和扩张性不强。

结论

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亚太战略的一种政策认知,是美国制定东南亚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对中国

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安全评估逐渐变得理性和客观。中国在东南亚的力量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必须正视和接受中国力量崛起的现实;中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在地区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仍然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在东南亚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仍是中国望尘莫及的。尽管如此,在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力量崛起的同时,为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又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其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一方面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表现出相当的容忍度,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则表现出强硬态度。美国一方面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塑,强调对东南亚的公众外交、民主价值和非强制性举措,以此提升美国的美誉度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又在安全和军事方面深度进入东南亚,如恢复对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支持、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等,以此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

对中国而言,在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崛起进行关注、解读和采取行动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三个层面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一是继续坚定对东南亚开展软实力外交,扩展中国合理利益,强化中国和东南亚的良性互动关系;二是警惕、防范和化解美国在东南亚对中国采取分化、瓦解、消解的离间政策。主动推动中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战略互动,扩展两国在东南亚的协调性合作。淡化和低调处理双方在军事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三是正确认识东南亚国家“既利用美国,又担心被美国利用”的矛盾心态,多对东南亚国家做释疑解惑的沟通工作,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中将提高战略信誉和增加战略盟友作为主攻方向。

【注释】

[1]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3), (Winter 1993—1994), pp. 5—33.

[2] Juan T. Gatbonton, “China moves in as East Asia’s core—state”, *Manila Times*, 8 January 2004; and Eric TeoChu Cheow, “An ancient model for China’s new power; paying tribute to Beij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January 2004, p. 6.

[3]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er,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4] Rommel C. Banlaoi,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after 9/11”, *Parameters*, Summer 2003.

[5] Bian Shen, “New opportunity for China—ASEAN trade”, *Beijing Review*, 1 May 2003, p. 18.

[6] “Get on China’s economic train: ASEAN—China cooperation on fast track”, *People’s Daily (English)*, 26 May 2004.

[7] Vijay Joshi, “Southeast Asia adopting sweeping pacts to create pan—Asian bloc with China, India”, *Associated Press*,

28 November 2004.

[8] [9] Denis D. Gray, "Anxiety and opportunities mount as Chinese colossus exerts influence on Southeast Asia", *Associated Press*, 30 March 2004.

[10] Zaidi Isham Ismail, "ASEAN, China to complete talks by June", *Business Times*, 30 March 2004, p. 2.

[11] Bian Shen, "New opportunity for China-ASEAN trade", *Beijing Review*, May 1 2003, p. 19.

[12] Hongmei Shen, "Knocking down Asian trade barriers", *Beijing Review*, 17 April 2003, p. 42.

[13] Lyall Breckon, "SARS and a new security initiative from China",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103, July 2003, p. 76.

[14] "Asia-Pacific central banks to launch new fund for regional bonds", *Japan Economic Newswire*, 16 December 2004.

[15] Michael Vatikiotis and Bertil Lintner, "New Asian dollar: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a's RMB", <http://tawainsecurity.ag/news/2003/feer-052903.htm>.

[16]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21st Century, Seeking a National Strateg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 Washington: GPO, 15 April 2000, p. 9.

[17]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The Nixon Center, July 2000, p. 64.

[18]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and C. 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 S. Strategy Toward Chin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19] 王铁军 《美军缘何重返东南亚》，《东南亚纵横》2002 年第 2 期。

[20] Udai Banhu Singh, "Major powers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A Monthly Journal of the IDSA*; XXIV (2), May, 2000, p. 8.

[21]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3), Winter 2004—2005, p. 88.

[22] Ray Cheung, "Verbal sparring eases tensions over Spratl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5 November 2004, p. 6, 42.

[23] Denny Ro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EAN Makes the Best of the Inevitable," *Asia Pacific Security Studies*, 1 November 2002, p. 2.

[24] "ASEAN and China—Partners In Competition," remarks by Rodolfo C. Severino,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t the ASEAN Forum Sponsored by the Asean Consulates Guangzhou, 9 June 2001, <http://www.aseansec.org/3162.htm>.

[25] Ian James Storey, "Creeping Assertiveness: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1 April 1999, pp. 95—118.

[26] See pertinent BBC reports at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352214.stm>.

[27] "Damming of the Mekong sparks fear for farm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 June 2004.

[28] John Vidal, "China Mekong dams worry downstream nations", *The Guardian*, 25 March 2004.

[29] 迈克·理查森 (Michael Richardsor): 《中国的水坝把湄公河变成不和之水》，《耶鲁全球》2009 年 7 月 16 日。

[30] 〈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盖玉云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156—165 页。

【责任编辑：郭又新】